

赵丽宏诗集《疼痛》

把生命放在诗里

□褚水敏

和思想上的真正独立自主和自由解放未能真正实现,人的精神的痛苦总是不可避免。

以上对于《疼痛》中几首诗的剖析,是想就作者在诗集里所驰骋的精神、所寄寓的思想进行追踪。作者如此醉心地沉思“疼痛”,并且把这种执著的沉思蕴含在丰富多彩的意象世界里,显而易见的是作者在形象地表达对生命的关注与尊重。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说过这样一句话:“生命的利益在哪里受到威胁,直觉之灯就会在哪里闪亮。”所谓疼痛,所谓痛苦,无论是物质之痛还是精神之痛,都是生命利益受到威胁的典型表现。赵丽宏在《疼痛》里的笔墨施展,可以说都是他的直觉之灯通过思接意象、神驰意境,在诗的字里行间发出了光亮。这是一种创造,是诗人的杰出智慧在遇到“疼痛”这样的生命方式时的创造。细心的读者不难从《疼痛》整部诗集里感受一种积极向上的情感指向:百般痛苦之后,必然会达到欢乐。而痛苦作为“基石”的最终意义也在这里。作者正是在清醒而坚定地把握痛苦与欢乐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即将痛苦揭示得深沉透彻,又让痛苦包含向欢乐变化的希望。这既是一种身体遭遇的刻画,更是一种人生走向的描绘。这时,积极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便得到体现。而且,也正因为源于对人的生命力量的哲学思考,于是使作者笔下的意象世界不仅外观瑰丽,而且内里深沉。

二

《疼痛》的各种“疼痛”实际所显示的生命状态及其生成原因,远比前文所述的更为错综复杂,其中承载着不少值得探究的生命学问。要透彻地揭示这些生命学问的深妙是不容易的,而在我的感觉中,更不容易的是如何准确地看待这部诗集关于这些生命学问的意象实现。换言之,作者究竟在什么意义以及在什么程度上,通过对于意象世界的开拓,把握着自己的审美倾向,琢磨着自己的艺术追求。

赵丽宏曾经在这部诗集的首发式暨朗诵会上表示,《疼痛》记录了他年过甲子以后对世界对人生的新的看法。他说:“复杂的世界和曲折的经历,使我有了新的感受、新的视角和新的表述方式。”我揣度作者所说的“新的感受”,更多地反映在他的诗集所蕴含的思想意义中,亦即通过对于生命学问的探寻与剖析,所融注的他对社会对人生的新的对待与感悟。而新的视角和新的表述方式,则体现在这部诗集艺术层面的掌握,主要是在情思发现和艺术建构双向支撑方面的高度发力。

读《疼痛》里的诗篇,和赵丽宏过去创作的大量诗歌相比较,我曾誉之为“变法”。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在诗歌创作探索路途上的收获,一种难能可贵的提高;而艺术视角

的转换,则是一种突破。这种突破的标志,是艺术视角的把握究竟是向外,还是向内。所谓向外,指的是诗歌的抒情主体虽然也不是没有自我意识,但极其稀薄,主导方向是向外的,包括被动地进行客观世界的描绘。而所谓向内,则是直指内心,怀抱清醒的自我觉悟,以诗的笔触,对人的心灵内在世界进行强而有力的探寻与表现。

如果用诗的眼光究竟是观望还是凝视作为衡量高低的尺度,赵丽宏过去写作的一些诗歌,还没有完全摆脱观望的痕迹。而《疼痛》则完全不同,已经不仅是观望,还经常是夺人眼球扣人心弦的凝视。

凝视即是向内探索的表现。这也可以用《疼痛》里的《凝视》一诗来加以渲染。这首诗,最可玩味的是一开头的“无形的光”。这“无形的光”,“凝集在某一点”,“没有亮度和声息,却有神奇的能量”。接着,作者写出这道光在“冷峻时”和“灼热时”的状态,最后是“四面八方的聚焦,能穿透铜墙铁壁,让被注视者找不到藏身之处”。凝视的结果,被注视者已无藏身之处,充分说明了凝视的深入和彻底。这是诗人描绘的“无形的光”,但也不妨移用为作者的写作意向,是作者在诗歌艺术上不断向内探索的强光。就此而言,作者无疑是在有意识地对自己的诗歌书写进行有效的突破,于是别开生面。

三

《疼痛》里的50余首诗,有的直接抒发“疼痛”,有的是“疼痛”的间接抒发。还有几首看似对“疼痛”未曾涉及,但实际上和“疼痛”过程有有机联系。使这些篇章得以进行诗的飞翔的意象,大都赋予了象征的意义。显而易见,《疼痛》这部诗集富有强烈的时代精神。时代精神的具备,使诗集在内容上的支撑显得结实坚固。而诗集在时代精神的体现上,更多的不是采取现实主义的手法,而是俯拾皆是地借助于象征主义的功用。注重类型性的象征意味,是现代主义艺术的重要特点。

这一点,诗集里表现最为明显的是《疼痛》这首诗。此诗一开头即以“无须利刀割戳,不用棍棒击打,那些疼痛的瞬间,如闪电划过长空,尖利的刺激直锥心肺”这样的句子,造成一种带有恐怖色彩的疼痛的氛围。但这种疼痛,显然不是指向生活中一般意义的疼痛,而是会让读者自然而然地引起对于时代伤痛与社会弊病的联想,同时联想到还可能是刻骨铭心的个人精神之痛。联想一旦产生,“疼痛”的象征作用便脱颖而出。在直接或间接地描写“疼痛”的其他诗篇里,也不时地呈现种种具有象征意味的情怀。值得一提的是,这部诗集以“疼痛”为名,这本身就是一种象征。书名用象征,内中的许多诗篇也用象征,这实际上是

斯口中的“自然状态”。

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指出: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其中,人最大的欲望是生存,是活命,是保全自己,其次才涉及到利益、荣誉。进而,霍布斯又提出了“人生而平等”的论断,他认为人与人之间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即使有细微的在智力和体力上的差别,也不能保证强者的生存和利益。“最弱的人利用密谋或者与其他处于同一危险下的人联合起来,就能具有足够的力量来杀死最强的人。”这就导致了每个人都对他人产生怀疑,都会意识到其他人对自己的威胁。可以说猜疑链和技术爆炸的逻辑与其十分相像。由于对于危险的认知,也由于对于生存的欲望,先发制人成为很必要的保全自己的手段。“自然欲望使人极力把有限的公共财产据为己有。其实也就是保障自己生命延续的需要。”而这种人人都采取先发制人的态势,人人都具有战争企图的情况,又会使所有人之间都处于一种战争的状态。因此,霍布斯构想的自然状态,就是这样一种战争的状态。大刘所说的黑色森林体系,则是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状态,扩展到文明之间的自然状态之中,并且将其极端化。宇宙的无政府性质,使得霍布斯在后面所叙述的通过自然律与强力政府来改变自然状态无法成为现实,使得黑色森林体系变成了一种绝望的无解状态。但无论如何,大刘在黑色森林体系中,透露出了一种与霍布斯相同的性恶论,只不过更加极端化一些。

刘慈欣在《三体》中所呈现的以人性恶为标志的“黑色森林体系”,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同样适用。陈彦的《西京故事》可以说呈现的就是“现实版”的“黑色森林体系”。只不过,文明的冲突在陈彦这里被演化成了个体的冲突。以罗天福为代表的乡下人、底层人在“西京”的遭遇、被凌辱被掠夺的惨痛,既是社会转型期弱肉强食的现实“森林”法则的体现,又有着人性恶的深层根源。只不过,在陈彦笔下,人性恶不再呈现为《三体》中那种极端的状态,而是有着更为复杂和悖论性的形态。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指出,自然状态下的人是很淳朴的,有着很少的欲望,自爱但是存在着怜悯心,即看到我们的同类受到痛苦时,自己也会很不舒服。《西京故事》从普通人的视角,讲述从农村来的罗天福一家人,在城市中奋斗和生存

在提醒读者,无论是就整体结果还是局部效应,象征的意义在引领或者激发着诗集的审美主旨与思想倾向。因此可以这么说,象征主义在《疼痛》里的布置和释放,不仅在艺术作用上呈现出难能可贵的奇异色彩,而且在作品思想内容的掌握上,也令人滋生一种推波助澜的美好感觉。

除了象征主义的出色存在之外,《疼痛》的另一艺术特色是陌生化效果的产生。就诗歌而论,陌生化效果可以表现为多方面,还可以表现为多层次。一诗在前,构思的独特,章法的奇峻,诗句的异样,这综合的陌生,能使审美结果别有天地,而将诗篇推入清新别致、高标独特的优美境界。诗集《疼痛》从总体上看待,作为题材,并非完全陌生;然而在主旨的开掘、意象的驰骋、语言的采纳等方面,不时呈现出许多新颖别致,于是,陌生化的感觉就总是存在。

诗歌作品的陌生化,其成因,主要依赖于奇峻的艺术想象的存在。T.S.艾略特在他的论文《玄学派诗人》中,曾提及“想象的秩序”和“想象的逻辑”。诗人如果以陌生化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他诗中“想象的秩序”和“想象的逻辑”必须为常人所不熟悉。诗思海阔天空,让意象的进行呈现诗人完全独特的秩序和逻辑,陌生化就可能萌生于这种别具一格的想象中。细观赵丽宏的《疼痛》,也可以从诗集中面目全新、不胜枚举的陌生化艺术的展现,判定他在写作这些诗篇时的想象特征。他也必然让“想象的秩序”和“想象的逻辑”另辟蹊径,甚至天马行空。“独立之意识,自由之精神”,这句常被引用的话,同样可以移用为赵丽宏在创作这些诗篇的过程中如何达到艺术的陌生化,于是别具匠心。

四

“疼痛”乃是生命关怀的焦点,通过不是向外而是向内的视角看待“疼痛”,不仅是诗人贴切当代生活、对生命现象十分敏感的表现,而且也是诗人的独立精神、理想追求和担当意识的充分展示。

以“疼痛”为核心内容的生命关注,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史的遥远岁月。对生命真谛的认知必须有向内的视角;同时,生命真谛的内涵,不能在一般情况下得以感受,只有在艰难痛苦的情形下,这种生命真谛才能充分发挥。从遥远的历史开始,直至当下,人如何对待生命,如何对待生命中必然存在的艰难困苦,如何在艰难困苦中守望生命的尊严,永远是人类生存的重大课题。用诗歌来形象地探索这一重大课题,让这一探索过程成为意象世界的瑰丽呈现;使读者在欣赏这种难能可贵的瑰丽的时候,不仅激起艺术的感动,而且得到思想的启示:我认为这正是《疼痛》的深层价值。

的故事。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的人性恶场景固然随处可见,但温情、怜悯、同情在小说中也是感人的存在。罗天福确实受到了种种不公平的待遇,比如被当成小偷打伤进了医院,但他并没有因此成为一个城市的弃儿,西京城里仍然有很多好心人在帮助他,比如看树的老头,比如嘴毒的房东,在他的困难面前,都表现出了一种与生俱来的善良和怜悯。在罗天福赔钱一事上,男房东认为老罗是一个可靠老实的好人,而且确实十分贫穷,心生怜悯,坚决拒绝高价赔偿,不惜与媳妇争吵,第一次真正做了主。可以说,如果不是好心人的同情与帮助,这个坚强自立的老汉也很难渡过难关。

在卢梭看来,霍布斯对自然状态下人性贪婪欲望的描写是不准确的,是将在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搬到自然状态中去了。人类在原始状态下的人性应该相对是善的,反倒是社会化的进程使得人性越来越恶。随着社会文化程度加剧,财富开始不平等,当人们认识到粮食多比粮食少更好时,对私有财产的欲望才会产生,甚至有可能为了财产而放弃人本性中的“怜悯”。《西京故事》中,罗天福的儿子罗甲成进城上大学后,正是对贫富差异的认识逐步扭曲了他的性格和心理。在进城之前,罗甲成并不为自己是农民家庭出身而自卑并感到丢人。在宿舍介绍自己背景的时候,他毫不掩饰地介绍自己家是农民。但舍友和家长违心的夸赞,却让他感受到了深深的歧视和不适。入学后,先是没有电脑让他心里感到难堪,其后种种显在的和隐性的“差距”,逐步压垮了他的“尊严”。苦学、成绩、虚幻的爱都不能拯救他,最后陷入崩溃,并逃学出走。罗甲成的悲剧形象地说明,正是财富制造了差异、攀比、不平衡,导致了欲望、嫉妒和仇恨的产生。

从这个意义上说,《三体》和《西京故事》的内在逻辑是完全相通的。人类生存中心理战争和人性战争的惊心动魄程度丝毫不亚于“宇宙战争”。无论是宇宙的文明还是现实的人生,都不得不服从于“生存”这一最大的需要,文明的悖论背后反映的其实正是人性的悖论。当生存的根基被动摇时,善的脆弱和恶的泛滥也许都会难以避免。问题在于,人类和宇宙应该怎样自我约束、自我反思、自我管控,善才不会被恶吞噬?这也许就是这两部小说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刘剑波的长篇小说《悬挂的石头》通过一个悲惨的故事,直面中国的中小学教育问题。小说把这些问题比喻为悬挂在家长和老师们头上的石头,非常危险。一旦绳索断了,悲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在作家笔下的小县城里,绳索真的断了,石头真的砸下来了。这是一个读起来让人非常痛心的故事。

当前教育题材的作品不少,以写实性的居多,用小说艺术虚构的方法来处理并处理好的并不多见。不是小说家回避现实生活剧烈的矛盾冲突,而是需要时间来探索符合小说艺术表达的方式,才能写到位,写准确,才能写得好。应该说,《悬挂的石头》是处理这个题材的优秀小说作品。小说不受题材的局限,敢于放开来,看到并努力把更为广阔的经济社会文化的矛盾冲突,构筑自己的主题立意,展开描写,塑造典型性人物,揭示生活的本质。也就是说,不光揭露出我国当前教育的严重问题,更是写出小城的人生与命运,写出普通生活的困窘与挣扎,写出人性抗争的力量。

这部小说的故事说起来并不复杂,但却相当可读。似乎有一种力量,揪着我们一定要读下去,牵引着我们去关心每一个人物的命运结局。这种阅读的吸力,要归功于小说在艺术上用了心,下了功夫。现在有很多小说写得很任性,艺术上不讲究,不进步。而《悬挂的石头》恰恰重在充分发挥小说独有的艺术功能,在谋篇布局、叙事结构、细节展开等方面强有力地支持了人物形象的塑造,显示了作家的功力和优势。不仅深化了小说的主题,而且突显了作品思想艺术特色。

小说讲故事,却不着急推动情节,而是在人物身上从容不迫地展开细腻的描述,抓住细节的特点,突出细节的展现。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如郭国祥、肖万、郭子、姜小兵、方耀珍、豆豆等形象的挺立,细节的丰满充足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

作为小城弱势群体郭国祥,多年前意外捡到一个免唇弃婴郭子,从此两人相依为命。郭国祥一心要让郭子进好学校,偏偏郭子不是一个会读书的人,基础差,又缺少专注力,进这种好学校学习效果反而更不好。班主任肖万多次劝郭国祥把郭子转回原来的学校,可是郭国祥认定儿子有潜能,会克服所有困难,把学习搞上去。为了让肖万老师多关照郭子,郭国祥竟然每天坚持免费送肖万的儿子豆豆上补习班。这种压力自然密集地一点一滴地传导到郭子身上,不断瓦解着郭子的意志,不断折磨着郭子的精神,最后把一个孩子推到死亡的深渊里。其实郭子并不是一个特别敏感的孩子,他因为身有残疾而有意识地封闭自己,似乎有一种比较强的承受力。但是他的精神终于也崩溃了。他进入S中学以后,自信心是大大提高的,也发现了自己喜欢地理的优势,但这一切在巨大的分数压力面前却显得多么苍白无力,根本无法改变这个趋势。郭子的精神崩溃看上去偶然,其实是必然的。性格善良的郭国祥陷入困惑与迷惘之中,他永远也弄不明白,这么一所最好的中学,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小说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中学老师肖万的形象也是由大量的细节堆积起来的。他是一个业务能力和责任心都极强的英语老师,只是在乡村中学里得不到很好的发展,所以千方百计要调入S中学。小说详细地不厌其烦地写他一次又一次地到这所好中学找来校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描写,把他个性中耐心隐忍的品质表现得淋漓尽致。结果他只得到一个借调的机会。用人单位启动了考察期机制——只有取得好的教学效果才能正式调入。为了这个目标,他当然不能让郭子这样的学生拖后腿。可是,一个优秀老师的职业道德和良知又让他不能随意放弃自己的学生。他也陷入一种矛盾和痛苦之中,特别是他为了提升郭子学习成绩的种种办法完全失败之后。加上他妻子罗秀英无法忍受他一心扑在工作上造成的寂寞感而出轨,他的精神也出现了严重的障碍。有一天终于爆发了,在课堂上一反温和的性格,凶狠地把郭子从未见过面的母亲留下的惟一张照片撕碎了。悲剧就这样意想不到的点点滴滴而成。

方耀珍这个形象也非常重要。她只是一个小店主,收入不高,但她倾其所有,总算为儿子买了一张S中学的人场券。儿子姜小兵学习成绩非常好,特别在数学上很有天赋。这样的学生自然很让老师们重视,也让姜小兵成了班级的标杆。他的成绩哪怕是一分两分的变化,都会让老师家长惊慌失措。方耀珍还不放心,干脆把小店盘出去,在学校边上租了一间车库,说是陪儿子读书,其实演变成对儿子分数的无时无刻的监控。当姜小兵为了缓解多重压力,不得不去打一打游戏机时,家长如临大敌,好像天要塌下来一样。他实在没办法,只好玩失踪,一下子把方耀珍逼疯了。儿子经过一段时间的流浪打工,精神恢复了正常。而方耀珍却在看到儿子的同时死于车祸。

细节是人物的血肉。有了血肉,人物才能鲜活。可以说,《悬挂的石头》正是在细节上下了功夫,才激活了人物。这些人构成了小说叙述的基本关系,能够真实地反映小城市为改变自己后代命运努力奋争的现实,也反映这些普通人必然深深地陷入误区的现实。他们把进入S中学当成一个理想,像飞蛾扑火一样,不管不顾地冲过去。他们都是善良的人,都是各自有正当追求的人,但他们组成一种关系,就互相消解了他们的理想,开始异化、走向自己的反面,开始了悲剧性的命运。小说正是通过这种关系的组合,体现道德意识与精神意志。而这种批判的力量,最初就是由细节的真实与精彩传递出来的。可以说,没有这么多的细节,就没有小说震撼人的力量。

细节推动叙事,也不断营造着悲剧的氛围,使这两个不堪重负的学生的结局带有现实的必然性,从而深化着小说的主题。我们肯定能注意到,这座经济看上去还不算发达的小城,所有的家长、老师、学生的心态似乎都是躁动不安、紧张冲动,好像被一只大狗无时无刻追赶着一样。S中学让人的心理、人的精神都渐渐不正常甚至变态起来。于是价值观、道德观、生活观开始混乱倒错,开始走向反面。S中学这座理想学府渐渐变成扭曲人性场所,实际上也走向自己的反面。郭子以迷惘之中的跳楼,以生命的代价完成了人性的复归。姜小兵则必须逃离失踪才能恢复人的正常生活。至此,小说批判现实的思想主题得以呈现。如果把思想向经济社会生活延伸,我们一定会注意到,高速的经济发展,剧烈的市场竞争带来的巨大压力改变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也破坏了社会的道德理念,瓦解了人们的精神支柱。在这样的生态里,人们精神紧张、心理变态是必然的。小说用郭国祥等人的故事集中呈现,触目惊心,也发人深省。当代小说写作中,为追求节奏而损失细节的现象很普遍。这是现实急功近利的理念在小说中的体现。《悬挂的石头》显然没有跟风,而坚持小说的艺术规律,坚持用细腻的描述,用细节带动小说叙事,带动物人物形象塑造,从而带动主题思想的构成。这是小说的正路。

刘剑波《悬挂的石头》

重细节

活人物 深主题

□木弓

科幻也是另一种现实

——由《三体》和《西京故事》想到的

□吴昊

很多人认为科幻小说与现实无关,科幻小说的世界是独立于现实之外的纯想象性世界,这个世界甚至超越了人类的伦理、道德、法律、知识和文明的边界。但其实,科幻背后都有着现实的投影,科幻小说与现实题材小说有着内在的联系,其语义结构和深层母题其实在很多时候都是一脉相承、彼此相通的。科幻小说不过是现实的人性逻辑和文明逻辑在幻想世界中的象征性投射,人性的悖论是共同的主题。读完刘慈欣的《三体》和陈彦的《西京故事》,这种感觉尤其强烈。

刘慈欣在《三体》中塑造了一个黑色森林体系。黑色森林体系指的是宇宙类似于一个黑色的森林,每一个宇宙中的文明都像森林中的手握猎枪的猎人。在这个体系中,有两个基本定理: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前者指宇宙中文明存在的一切行为,都是以延续本民族的生存为目的。后者指在宇宙中资源是恒定的,所以可能存在着生命过度繁衍而资源相对匮乏的局面。同时,在这一体系里还存在着两个关键词:猜疑链和技术爆炸。所谓猜疑链,就是指一方文明去猜疑另一方文明的想法,但问题在于,不论这个文明本身是否是善意的,其他文明都不能确信这个文明的性质,所以会产生对其是否会威胁其他文明生存的猜疑。技术爆炸则是指,一个文明的技术水平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突飞猛进的进步,进而威胁到原本比他强大的文明。综上所述,黑色森林体系就是指不同文明在宇宙中发现对方时,由于害怕对方对自身生存产生威胁,所以不论对方文明是善意还是恶意,都会选择进行毁灭,从而保障自己文明的生存延续。

可以说,整个《三体》系列描绘的宇宙战争,都是建立在黑色森林体系的构想之下的。三体世界之所以要进攻地球,就是为了本民族的生存,而面壁人罗辑所设想的对抗三体的办法——通过暴露其位置来引起其他文明对它的打击,也是依靠黑森林法则实现的。大刘对宇宙的想象,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人类在宇宙中显得十分渺小,对宇宙的探索也十分浅薄,宛如宇宙中的原始人。就人类的认识而言,宇宙就是一个典型的无政府状态。所以刘慈欣对于宇宙黑森林体系的构想,其实是建立在原始人性基础之上的,黑色森林体系可以被理解为霍布